

长篇小說

吳承恩

中

朱道平◎著  Wu Cheng En

大眾文藝出版社

一部千古流芳的奇書——《西遊記》
一位曠世無雙的奇才——吳承恩
引出一出悲壯蒼涼的人生悲劇



长篇小說

吳承恩

中

朱道平◎著



Wu Cheng En

大眾文藝出版社

一部千古流芳的奇書——《西遊記》
一位曠世無雙的奇才——吳承恩
引出一出悲壯蒼涼的人生悲劇



29. 写得妙文，乐煞了痴情郎

当了秀才，只是进了学，离当官还远得很。只有考上了举人，然后再到京城去会试，考上了进士，才能去当官，当大官，才能光宗耀祖。这道理沈坤自是明白得很。随着南京乡试日期越来越迫近，沈坤对每日朝拜的两个偶像——关圣帝和芙蓉仙子的态度更为虔诚了，朝拜的频率也比以往还要高得多。每当吴承恩躲在后院一旁，看着自己挺要好的朋友对着一棵只是长得茂盛能开得一朵朵很美很娇艳的花草儿下拜长跪匍匐不起时，心里就酸酸地显得很难过。嗨，这讨厌烦人的科举制度真害人，使多少人醉心于此呀！沈小弟不但醉心而且已经痴迷成果了。呆子偏偏这么执迷不悟，听信了我的玩笑，竟然如此长年不懈地顶礼膜拜。太愚蠢了！一次他真想从隐处突然跑出来，拉起匍匐在地的沈坤，对他说：“我那梦是假的呢！哪来的芙蓉仙子呀！搞学问的人，一不靠天。二不靠地，完全是靠自己呀！关圣帝其实是一介武夫，是个讲忠义的勇将，若谈他的文化水儿实在不敢恭维的，他已经死去千儿八百年了吧，即使有神灵感应，看你礼拜得虔诚，他就是下决心庇护你，冥思苦想写出篇文章传感与你，这文章倾其才智学识，怕也不可能让你中上文举的呀！芙蓉仙子么，又是莫须有的事物，更不能信得的。他这么想了，就开始启步向沈坤跑去。沈坤仍匍匐在地。未发现他。他却听到了沈坤嘴中的祷告：“关圣帝夫人芙蓉仙家，你快垂恩给你的学生以文才以灵感，赏赐我一篇篇好文章，以应付我即将到来的乡试吧。”吴承恩听了，倒停了步，想：我如果跑上去拉起他说这是假的，他不要记恨我吗？这么多天，他可是起早走晚磕膝头子也许都跪破了，想求得一手好文章。别看这小小的芙蓉花，现在倒也成了他的信念，他的精神支柱了呢！怎能让他希望一下子破

灭了昵？于是他又悄悄地往回退走，但心里总是不踏实，觉得自己太对不起好朋友了。突然，他心里闪过一个念头，倒使自己高兴起来：对呀！他不是要求得好文章应付乡试吗？我可以如此如此的。

这天晚上，吴承恩回到家里，吃过晚饭早早来到“射阳簃”里，开始静思默想、挥毫疾书做文章了。嘿，考举业的文章必是要八股文的。先把题目选下来……论皇恩、论祖德、论官正、论睦邻、论儒家之礼不可废、论文治武功天下安定、论士农工商应以农业为本……想想，就先写下这七篇文论稿吧。这七篇文章写得好也抵得上先世乡人枚乘的“七发”了。哈哈，“七发”、“七发”！我吴承恩要以关圣帝芙蓉仙子的心思和手段来作八股文了。好的，我这妙手还不能回春么？关圣帝给人学的是忠义之楷模，芙蓉仙子给人看的是美丽的娇容，我给人做的将是锦绣文章，不，是会使考官赏识的大好文章，也说不定是锦是绣哩。让我来写吧！先写《论皇恩》，代圣人立言啰，且来破题：

自三皇五帝以来，皇帝乃人间之至尊也，至秦之后，皇帝为天之子，天爱之，施之以天下，天下该得皇帝之润泽庇护，于是乎。民心所归，安居乐业。天厌之，则天下易位，改朝换代使然，皇帝易姓也。由此而隋、唐、宋、元，至今大明圣朝。明太祖洪武，奉天承运，开创基业，历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至正德之年，皇恩浩荡，皇恩者……

吴承恩写到这里知道要转入承题了。他笔墨肆势，酣畅淋漓，将自身置于物外，任意发挥又扯缰操纵，驾驭自如；忽又想起葛木先生和胡珪老师的教诲，头脑中频冒出四书五经中的章句。且喜四书五经谈到皇恩的就太多了。这之后的起讲、题比、起股、中股、后股、末股都做得快捷顺当，后四股他还注意用了排比对偶的文字：

与国咸休，安富尊荣皇恩布泽大地：

同天并老，文章道德民心直达上天。

写出了这一对偶句，吴承恩很是兴奋。好啊！这副对子意思深哩，可以指说皇恩，又可指我心中意中之物，但愿我的意向、理想，能与天并老吧，文章道德民心直达上天哩！接着承恩乘着文思又把另外六篇文章都做好了。因为文思如潮涌，煞笔不住写得匆忙，字儿几乎草如天书，但吴承恩行书草书是写惯了在谱的，并未草得离形离格，有造诣的读书人自然是会读懂读下去的。吴承恩掷下笔，长长吁了一口气，抬头一看，天已快大亮了。吴承恩草草地将七篇文章归拢到一起，纳于袖中，推开窗户，听到门外靠窗而立着的一丛小竹林上空，小鸟儿蹦跳嬉戏，已在吱吱喳喳地叫开了。吴承恩压抑不住文章作得顺手、理想后的快意，倒十分高兴地对小鸟儿们说道：“可爱的小鸟啊，飞吧，飞吧，飞到上天，飞到南天门去。把我这几篇文章也带去吧，让文章道德民心直达上天啊！”说着将手一挥，鸟儿们只是一吓，停住了叫，竟纷纷扭着头看他。他会心地笑了：你看我，我在这逗小鸟呢，这文章就能扔了吗？这可不是直达上天的文章，而是考官飞天立足大地的文章啊！他下意识地摸摸，文章仍在袖中，就赶忙走出门来，离开家直向书院奔去。

晨曦刚从远处地平线升起，朝霞映红了东半边天，书院后院内的那棵芙蓉花开得正盛。秋风起处，晨露滋润，一朵硕大的花朵儿像年方二八的美女娇嫩的脸庞儿，艳丽如霞，丝丝花瓣有黄有紫，有红有白，放眼看去，五彩缤纷，更觉新鲜、生气蓬勃。吴承恩渐渐走近，一人独赏，竟也看得呆了，心里想：怪不得沈十洲把芙蓉花认了真看作仙女了，这么活泼美妙娇丽栩栩如生的尤物岂不有灵性者乎？提想到沈坤，猛惊觉沈坤就要来了，赶忙从袖中掏出那七篇文章，双手捧着奉在芙蓉花前，默念道：“芙蓉花啊，沈十洲朝朝暮暮，对你真是钟情尊敬，如若你真是仙女，也该大受感动的吧？他并不是向你求婚啊，他是向你求文。我知道

的，你有芳姿丽质，但并不管着锦绣文章，好不让你为难也，村野书生吴承恩倒也愿意解难，与你交个人间花界朋友，此七篇文章就请你以你及关圣帝之名义转交那痴情与你之人吧！”念叨罢，双手一拱，竟将一卷纸儿掖在了花朵下面的一个叶杈之处，他就悄然退开去了。

沈坤亦如往常一样，一溜烟似地来到后院直奔那芙蓉花前。他今天带着蜜桃、菱角、苹果和香蕉四样果品，虔诚地一一搁置在花前台上。然后他对着花儿凝神有顷，“扑”地跪下了，嘴里念念有词道：“关圣帝之夫人芙蓉仙子台鉴，今有淮安府山阳县秀才沈坤三日后即赴应天府参加乡试，念弟子崇拜敬奉你夫妇二神的痴心一片，请惠赐我锦心绣口、生花妙笔，写出绝妙文章，荣登红榜，阿弥陀佛！”念着，一个头磕了下去，久久俯伏于地。

一阵微风吹起，花儿悠悠摇动，娉娉有声，沈坤在风中竟打了个寒颤，不禁抬起头来，忽看见一卷白花花的东西自花朵儿处瀑出，飘飘飞至自己面前。沈坤深以为怪，怵怵地探手取来，忙打开一看，心儿猛地一跳：啊哈，一篇篇现成写就的文章也！沈坤惊喜万分，在晨光里双膝跪地竟就着一篇篇文章读下去，虽然字迹潦草天书写法，倒是字字珠玑，满口喷香。嗨，芙蓉鲜花芙蓉文，仙女指导秀才行！肯定是了，沈坤想到这，情不自禁地向芙蓉花磕头如捣蒜并感激涕零道：“谢谢仙女高文，弟子当不懈努力，仔细研读，烂熟强记于心，以不失乡试高中尊等之期望也。”吴承恩在远处隐隐看了这一幕，扑嗤想笑，亦又强忍着没笑出大声来。沈坤听到一些声响，抬头四看，仍如前景，想是芙蓉仙子听到了自己的祷告，不禁欢喜而笑呢？遂神清气爽，心悅情畅，再拜站起，将文稿于袖中藏了，欢步悄然而去。

第十一章 秦淮揽胜

30. 莫愁湖，且莫愁；胜棋楼，可胜棋

嘉靖七年八月十日应天府乡试。八月初一，叶氏为吴承恩收拾了文房用品、盘缠银两、衣服行李。次日大早，吴府厅上灯烛辉煌，吴锐、徐氏、张氏均在厅上与承恩话别。吴锐执承恩手说：“我儿此去，应克意谨慎，尽力而为，但愿能春风得意，文章天成，一举中式。乃是光耀门庭之事，恢复我吴家昔日之荣彩。如有所阻，亦不得灰心，我儿年轻，机会尚多，不得丧失青云之志。”徐氏道：“老爷何出此言，承恩读书勤勉，文才又好，知府葛大人、书院胡大人都赞赏不已的，临行之时，何灭自家威风，泼小孩子意气。承恩此去，尽心努力，我们在家恭候佳音。”张氏亦说：“承恩赴考，当须处处小心。应天乃六朝古都，金粉繁华之地，当以应考为要，考完不论中与不中，都尽快回来，免我等悬念。凭我儿实力，理应举人中式，但愿菩萨、祖宗庇佑。”吴承恩一一应诺，并在堂前，跪拜了祖宗牌位，由吴安提着行李细软杂物，走到门外，相泣而别。

沈坤在家早早地跪拜了关圣帝，还遥遥叩拜了芙蓉仙子，并拜别了父母亲，相约吴承恩一起乘了一条客船。吴锐要吴安与承恩同行，可一路照应。吴承恩见家中人手太少，铺中事情又多，不让吴安去。吴安送承恩上了客船，也就回家去了，客船随大运河而下，至瓜洲渡，下长江逆流而上到应天府止。

应天府曾是大明皇朝都城，明洪武帝在这里奠基，成就皇

业，后永乐帝迁都北上，这儿则变为陪都，却也有中央一级的建制。人烟稠集、市井繁华、风景幽美，有着众多的名胜古迹。吴承恩心向往之已非一日，今日得偕沈坤来此乡试，他打算要痛痛快快地游玩游玩。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刚进秋天的莫愁湖，碧波荡漾的湖面上，荷花仍然开得正艳。铺天盖地的莲叶与蓝澄澄的天空竞相映衬，一缕缕缥缈清雅的香馨，自湖面而来，像来自远天的喜讯儿，令人心旷神怡。

湖心岛上，莫愁姑娘正含着娇羞迎着晨风婷婷玉立，一袭白色的衣裙恍然随风飘起。她的眉宇间不是远嫁他乡的愁戚，不是历艰经难贫妇般的疲惫厌倦，乃是少女纯真俏丽明澈的微笑，有如那芙蓉仙子不尽的笑意在向游人诉说着什么？

吴承恩与沈坤走到这里。沈坤看着莫愁女的眼眸却像定了珠一样不肯走了，嘴里念叨着：“芙蓉仙子，芙蓉仙子啊！”承恩看沈坤一脸痴容怀疑地问：“念叨什么？这哪是芙蓉仙女呢！这是莫愁，莫愁女，你还不知道？”

沈坤醒悟，接口说：“对对对，莫愁，是莫愁！”放低声自语道：“我是不要愁的，有芙蓉仙女的那一卷文章，何愁不得中呢？”

离莫愁女塑像不远的地方，是座造型优雅别致的赏荷亭，光影斑驳的长廊，配此玉带般的曲榭，清幽典雅的藕香居，缥缈恍惚的烟雨轩，真是人间少有的仙境了。吴承恩——看下去，觉得美景太多了，一时半会看不完了，可这沈呆子还在莫愁女那儿痴情，便大声喊道：“沈公子呀，你也快走呀！这定身法定在那儿的莫愁娇女是不会给你做老婆的，还是多游几处胜景方好。”

沈坤听了，忙说：“罪过罪过，汝忠啊，怎能如此说话，亵读神圣了。”说着，快步赶了上来。

湖心岛上的最高建筑，是一座两层的“胜棋楼”。楼上正中的壁上挂有大明开国功臣、中山王徐达的画像。堂中间有一张

棋桌，四周放着方凳。当年明太祖朱元璋与徐达曾在此下棋。朱元璋输了，便把这儿水陆面积七百余亩的莫愁湖及其周遭之地送给徐达，这座楼也因此被人称为“胜棋楼”。真是巧得很，此时通胜棋楼二层楼的门儿未关。两人迤逦而上，竟一下走到了棋桌前。棋桌自是海梅木做就，台面上天然嵌着棋盘，四周雕着龙虎图案；方凳与棋桌配套押韵，显出古朴气派偏。见棋桌上有一付围棋子儿搁在那儿，那棋子儿亦如黑白美玉一般，粒粒晶莹剔透，盛于精美的细瓷罐中。

吴承恩来了兴致，对沈坤说：“沈老弟，咱就借此人间天上之地，在这儿与你杀一盘。”说着就捋衣擦掌，跃跃欲试。

沈坤摇摇头说：“哪能呢？明天就是乡试之日，今天咱还能有兴致在这里下棋么？可别虚了此行。”

吴承恩拈着棋子儿说：“怎么可能说是虚了此行呢？就凭咱们赶来，看一看莫愁湖的荷花，瞧瞧莫愁女的芳容，已就是划得来的了。现再在这‘胜棋楼’上杀一盘，更站全了‘莫愁湖上看莫愁，胜棋楼内下胜棋’之意味呢！”

沈坤无奈地说：“下就下吧，仅限一盘，不管谁赢谁输，咱们都得走了。”他暗想：速战速决吧！我还要回客栈读书呢，明天就进考场，可偏吴承恩要喊我出来玩一玩，这一玩就是一整天，我可怎么有时间再预习功课再熟记那七篇奇文呢？两人分居左右坐下，中间隔一张棋盘。

承恩说：“下棋乃高雅之艺也，原是用来不得半点浮飘的，你知道这胜棋楼的来历吧？”

沈坤应道：“怎么不知，那是开国元勋徐达赢了开国皇上的棋啊！皇上高兴赏给他的。”

承恩摇着头说道：“非也，非也，正相反，是皇上赢了徐达的棋，徐达为了使皇上欢心，迎合了当时明太祖骄横天下、志得意满的心理，在下棋时巧与应付，竟将棋子在棋盘上下成了‘万岁’

二字，朱元璋好不高兴，于是将这下棋的楼赐给了徐达，方名之为‘胜棋楼’的。这实在是围棋史上的悲哀啊！”

沈坤听了，颇有感触，不以为然地说：“这倒说对了，‘由来绝艺合烟霄，何事尘中显美豪，逢棋作戏巧心机，徐达所为实在高。’徐达不但算赢了棋，他还赢了人哩！这怎么能说是围棋史上的悲哀？而是围棋史上的盛事，是千古留得名的。况且今日咱俩得览此佳境胜景，还得谢中山王后人的开园豪举呢！”

吴承恩哈哈笑了，右手两指夹一黑棋搁于盘中，对沈坤说：“下吧，下吧，咱们可以各将真本事来此显英豪的，至于悲哀不悲哀由它去也。”

沈坤执白相应。一来一往，摆开阵势，两个秀才在棋盘上拼杀了起来。吴承恩忆起前人所言《烂柯经》正是道得这棋的：

博奕之道，贵于严谨。高者在腹，下者在边，中者在角，此棋家之常法。法曰：宁输一子，不失一先，击左则视右，攻后则瞻前。有先而后，有后而先。两生勿断，皆活勿连。阔不可太疏，密不可太促。与其恋子以求生，不若弃之而取胜；与其无事而独行，不若固之而自补。彼众我寡，先谋其生；我众彼寡，务张其势。善胜者不争，善阵者不战；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乱。夫棋始以正合，终以奇胜。凡敌无事而自补者，有侵绝之意；弃小而不救者，有图大之心。随手而下者，无谋之人；不思而应者，取败之道……

承恩一头想着，一头下着棋，不免有些分神，棋盘上的形势渐渐于黑方不利。

当沈坤将一枚白子轻灵地点在“天元”上时，中股黑棋一条“大龙”已将陷入绝境。沈坤不由得愉快地想：汝忠的棋艺原是

比我高的，可今天不知怎么啦？竟要输得很惨呢。于是他暗地发一个愿：如果我这次乡试能高中，我这盘棋就全赢；如不得中，我这棋就会输掉的了。愿发了，心下还很担心，汝忠棋下得好呢，只要他稍一用心，就这盘上局势，我还得输的，又一想，汝忠的文才比我高哩，他棋赢了，也是该的呢，那只有我在他之后才可能考中的了。若能自是天意，亦是自己能力使然。

承恩眼见盘上的一条“黑龙”已被白棋剿住，腾挪不起，必将成为“死蛇”，心中亦是急躁，但冥冥苦想，亦无救活之法，自感回天无力，棋虽未完，然大势已定。承恩站起拱了拱手对沈坤说道：“沈老弟，看来你棋运不错，乡试场上中乡试的了。”

沈坤赢了棋，心里着实高兴，料想如愿以偿，承恩此话又十二分地对着他的胃口，于是反谦虚地说：“彼此彼此，下棋本是玩玩儿的。且二人对弈，总有一输一赢的，考试场上；咱们可能就都是赢家了呢！”

承恩说：“这也很难预料的呢，为兄就怕一如这棋局也就糟了。”沈坤看了看棋盘，心下也凉了些：一如这棋，我也不曾算全胜哩，承恩只不过拱手认输不下下去了呀！看样子明日考场之上，还得用心拼杀拼杀哩！他这样想着，也自站起，拉了拉吴承恩的袍袖说：“糟什么糟？汝忠兄倒担起心来了，那我还敢进贡院的考场啊！不管他吧，咱到夫子庙品尝品尝风味小吃去。”二人舍了棋，下了楼，离开了莫愁湖，逶迤向夫子庙走去。

31. 儒圣门内巧救红装女，搅得考前心儿乱

走进儒圣门，就来到夫子庙前。吴承恩和沈坤抬头观看，见好一座庙宇，朱栏玉户，画栋雕梁，翘角飞檐，高屋矗墙，甚是雄伟巍峨。更喜两层重檐的大殿之前，人烟稠集，各种秦淮风味的小吃摊，一字儿两边排满，热气蒸腾，香味儿扑鼻而来。沈坤嗅

着味儿，拉着承恩说：“咱去逛逛来，有什么好吃的，也尝尝鲜。”吴承恩却站在那儿不动，一边对着大殿之上默祷着：“孔老夫子孔圣人，晚生弟子吴汝忠朝拜你来了。敬请保佑我此次赴南京应考一举中式！”一边把眼直向一个人圈儿望去。沈坤随承恩眼神扫去，见是一个野脚戏班子，正在那高台之上唱戏，惹得人围着观看，倒也热闹。便说道：“没啥看头，咱随便吃点该回去啦！”吴承恩目不转睛，并趋步上前，推着沈坤说：“你去吃吧，我不饿的，其实这戏倒着实好看。”沈坤无奈，便说道：“好吧，你在这儿等着，我去去就来。”沈坤去了。

吴承恩挤进了人圈里，看得更仔细。只见一个年方二八的女孩子穿一件紧身红色小袄，披一块白色披风，箭袖束裤，舞一对白光灿灿的鸳鸯剑，正在那里腾挪跳跃，把两支剑舞成两朵花儿相似。在这小女子的身后，立定着一个四十开外的中年人，猜想是她的父亲。手持一根齐眉棍，正在那儿呐喊助威，小女子舞着剑，在圆场中上下起伏，来回翻滚，煞是英武好看，人圈里不时喊起好来。吴承恩竟自看得呆了，也不由得一声接一声随着人们喝采。过了一会儿，沈坤也挤到了圈中来，向吴承恩递过一捧包子，说道：“这是江南有名的秦淮汤包，刚才我吃了几个，味道极好，你也乘热吃了吧！”吴承恩接包子在手，眼不错珠地仍向圈中看着，一口一个竟把汤包一气连吃了十几只。沈坤看了，噗哧笑道：“瞧你还是秀才呢，好一个儒雅之士么，竟像猪八戒了，狼吞虎咽，可别烫了喉咙哟！”吴承恩笑了。猪八戒还是他讲给沈坤听的一个故事中的一个角色呢！吴承恩在书院中正在广泛搜求奇闻，想写一部怪异之书，对好友沈坤说过些零零落落自编自创的片段，沈坤倒也是挺感兴趣的。今天沈坤倒活用了他想塑造的一个贪吃肚大人物了，怎的能不笑。可就这一笑，却把小女子的剑舞笑停了下来。此时，小女子舞剑正舞到吴承恩面前。小女子听到有人在笑，只以为是在笑她哩，就停剑掉头观看，见

并排站着两个白面书生。衣冠整齐，相貌儒雅潇洒，其中一个正拿着汤包在吃。她心里话，你是撩我笑我吃不着这汤包么？猛地将剑一伸，竟将吴承恩手中之汤包挑了去，剑尖一收，小口儿张开，汤包竟在小女子嘴中了。吴承恩只见眼前白光一闪，手中的汤包竟不翼而飞，再看小女子嘴中正在咀嚼，心里惊叹道：“好啊，这奇女子端的好剑法！”可是这情景，偏由她父亲看到了，气不忿赶了过来，“啪”的一声就在女儿屁股上打了一棍，说道：“你个小妖精，偏这么好吃，拿剑抢肉包子吃，好不害羞。”小女子惊了一下就跳开去，对父亲说：“爸爸，可别怪我，是他讥笑我的，我肚子饿了，吃他个包子有啥不可？”那中年人说：“你不知这是很危险的吗？万一人家一让，你这一剑下去不把人家手臂剁下来才怪哩。”小女子说：“我不注意分寸么？自不会出事的。”那中年人说：“这固然无碍，但于礼不通，岂是你我所当为也。”说着举棒又要打。沈坤说：“何必为难一个小女儿哩，别打了。”中年人住了棒，说道：“且依了这二位相公，实也是小女舞得久了，肚里已饥，尚等一个场子下来求得几分银钱去买点吃的哩。”沈坤听了，忙将手中尚剩下的一个纸包递到小女子手上说道：“既是如此，我这儿还有几个包子且先拿去顶顶饥吧。”小女子接了，露齿一笑谢过。吴承恩从袍袖中摸出五分银子也递到中年人手上，说：“观姑娘舞得好剑，权作谢资。”中年人拱手致谢。小女子打开纸包，递两个给中年人，自己就着纸包也如承恩之样一口一个地吃了起来。沈坤笑对承恩说道：“又是一个女八戒。”承恩且观且笑。中年人舍不得吃，拿一面锣反了，就是一个铜盘，将承恩的碎银先扔在里面，“当”的一声，开讲道：“小女儿刚才已舞了一路丹风朝阳雌雄剑法，供大家开颜一笑，还请大家高抬贵手，有钱的看官给几个赏钱，没钱的看官鼓几个掌吧！”说着绕着圈子在转。掌声零落四起，看的人也有掏钱的，也有走开的。铜锣中时不时地响起一两声银子铜板的敲击声。中年人听到响声连连点

头，甚是谦恭。一会儿他来到吴承恩近旁，忽听有一声高喝：“兀的这厮，在此骗人，什么一路剑法，只演了半路，就要钱啊！”“叭”的一声，一脚将伸到那人面前的铜锣踢翻，碎银铜钱泼洒得一地，中年人先是一愣，后看那人，见那人猫眉鼠目，鹰鼻狮嘴，狗头猴腮，高条个儿，一脸邪气，知是个不善之辈；再看此人身后，两手抱臂横眉竖目者亦有七八人之多，心想碰到地头蛇了。本想发火，又自忍了，说：“这位看官也不要发火啊，待小女吃了茶食，自当添力加劲，再演一路剑术给你们看。只是这银钱都是众位看官赏赐，无你一份，也不当你一脚踢翻了的。”中年人说话软中有硬。小女子包子正吃到最后一只，也许是已经饱了，速度放慢，看此情景，粉面生怒，杏眼含嗔，甩手一下，白光一闪，竟将汤包向那人砸去。“啪”的一声，正在那人右面颊上打个正着。汤包碎裂开来，碎肉汤汁泼得那人一脸。那人忙伸手去抹，将脸更显摆得丑陋。那人掉过头来，正要发作，见美人生怒，姿颜更是好看，顿由怒作喜涎着脸道：“美人儿许是吃饱了，留一个包子给我尝尝鲜呢。”顺势将抹脸之手指送人嘴中，啧啧赞道：“不亏是玉手所赐，味道真不错的。”那小女子柳眉直竖，杏眼圆睁：“好你个泼皮，我这里‘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那人仍对着她嬉皮笑脸。中年人喝道：“我儿不得无礼，何必煎人如此！”承恩听着，在一旁付度：这中年人可见不一般哩，这话既是阻拦了女儿，也不啻是骂了那人的。偏那人浑然不知，竟从袖中掏出一锭纹银，在手上把玩颠弄，对中年人说道：“这儿有纹银五两，抵得你那铜盘里烂碎银钱十倍百倍吧，剑术也不要你演了，叫你那女子给我们唱一个吧，唱得好这银就归你们的了。唱得不好，嘿嘿……”再不言语，只拿眼来直盯那女子。小女子正在气头上，对那人嚷道：“谁要你的臭银子，你得为我们把这泼散在地的碎银铜钱一一拾起来，也别亵渎了众看官的赏赐美意。”说着，还感激地扫了吴承恩一眼，她知道这位白白净净的书生给的是散碎银钱中最

大的一份了。那人一阵傻笑，有如公鸡打啼一般，将手儿一挥，说：“听这位美人儿的，上去给我一一拾起来，为了美人一句话，尔等都要把力花。”顿时，上去了七八个人，俯首弯腰一一在地上找寻拾掇，只片刻工夫，一人一撮碎银铜钱均摆回到铜盘里。那人神气话现地说：“怎么样，小女子，咱能踢翻，咱也就能拾起，你可不能失言啊，该你唱了。”小女子，将双剑插入鞘中，对中年人说：“爸，咱们走！”那人上前一步拦住中年人说：“不好走的，咱弟兄难道吃下白捡了么？”中年人看着势头不对，就对小女子说道：“既然这位看官要听唱，咱就唱一个吧！”随后转过身从行李箱里拿出块银板敲起来。小女子愤愤地，拗不过，就清了清嗓子唱了起来：

红蓼花繁映月，黄芦叶乱摇风。碧天清远楚江空，
牵动一潭星动。入网大鱼作队，吞钩小鳊成丛。得来
烹煮味偏浓，笑傲江湖打哄。

歌声裂石穿云，清脆悦耳，吴承恩心里暗自赞叹道：“这女子真是奇人也，既能文又能武，可惜了江湖之上卖艺为生，还要受眼前如此的泼皮无赖耍弄。”沈坤拍手对承恩而悄言道：“好你个汝忠，小女子是唱的你吟的诗词里！汝忠兄艳福不浅，红粉堆里也有这么绝色女子是你的知音同道。”吴承恩细一回味：“怪道这歌词如此亲切熟悉，不正是两年前与沈坤在肖湖上垂钓时，看着渔翁捕鱼，发乎情思作的一首《西江月》么？”由此又对眼前女子多了一份敬意。歌唱完，一圈人鼓起掌来。那人却嚷道：“小女子唱得倒不错，可这词儿不好，是嘲骂我等不是鱼儿就是小鳊，好让烹煮吃了味还偏浓的，笑傲江湖就打哄我啊？”那中年人忙打躬作揖道：“官人且息怒，小女子并无嘲骂人之意，她是喜爱这首词儿的，在别处也是如此唱的，人家都是很喜欢听的，这词

也是当代大文人写的，在大江南北也是传遍了的，怎么会是朝着你而来的哩！”那人脸气得变色说：“嗬嗬，如此说来倒是我的不是了。是啊，人家喜欢，我也是很喜欢的呢，我要一遍又一遍听这小女子唱这笑傲江湖！”说着，将手一挥，七八个如虎似狼之人一拥而上，就来扯抓这小女子。中年人慌了，求情道：“官人息怒，如是唱得不好，可以再唱一个，哪能抢人哩！”那人横眉怒目牙一咬说：“老子今天就是要抢人了，你跟我放识相点，这锭银子拿去，这小女子就归我王二公子了。”中年人“叭”地跪下说：“王二公子，快请做做好事，放了小女，我们父子是吃四方饭的，你可要垂怜开恩啊！”那小女子已展开拳脚，一边退让，一边对中年人嚷道：“爸爸，你骨头咋这么软啊！快起来，帮帮我呀！”中年人看女子被七八个恶汉团团围住，情况紧急，遂一跃而起，两步赶至圈前，断喝一声：“强盗，快住手！”舒臂劈掌，展腿伸脚，把两个恶汉打了个趔趄，另两个恶汉又赶了上来。就这样，一对四，女子、中年人各对着四个恶汉争斗拼打。那里王二公子站在一旁乐滋滋暗笑。围着的看客，见此情景一哄而散。沈坤拉着吴承恩说道：“咱也快走，远离这是非之地！”吴承恩不走，说道：“咱该救救那弱女子呢！”沈坤瞧着已渐渐对那小女子不利的阵势，丧气地说：“咱两个文人能救得下她来？弄不好还不是搭上咱们两个，明天我们可要参加考试的。”吴承恩说：“咱们有办法的。”说着向王二公子咧了咧嘴。沈坤是何等聪明之人，也就会意。两人腾地一下蹦到王二公子面前，沈坤腰向下一弯，腿向前一伸，吴承恩猛地在王二公子的背上狠推一下。王二公子猝不及防，身子奔向前，可腿子却由沈坤的腿脚绊住了，收身不住，“叭”地一声狗抢屎似地趴在了地上。吴承恩抢上一步，将腿跨过他的身子，一个马步像骑驴儿似地坐到了王二公子的身上。沈坤收回腿，顺势在王二公子的屁股上狠狠踢了一脚。痛得王二公子哇哇乱叫。吴承恩说：“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你这厮欺人太甚，青天白

日，强抢民女，该吃些苦头。孙将军，拿过刀来割下这颗狗头，到巡抚衙门里去领赏！”吓得王二公子在下面一个劲地求饶：“大爷爷，孙将军，本公子啊，不，本畜生不敢，不敢了，请爷爷将军饶命，饶命啊！”吴承恩捺住他不住颤动的身子说：“饶命可以，快喊住你手下的那几个恶汉，叫他们赶快放手，一齐跑步走，走出儒圣门，我方可放你。”王二公子声嘶力竭地嚷道：“王仁王义王福王寿王五王六王七王八，赶快放手吧，大爷爷孙将军有令叫你们跑步快走，走啊，走出儒圣门。”那王仁王义一伙看主人打趴在地，本想踊来相救，又看见吴承恩正捏着拳头对着王二公子的太阳穴，不敢造次，只得发一声喊，丢开对手，齐齐地向儒圣门奔去。吴承恩看看那八个恶人已经走远，在那王二公子的右耳上狠拧了一把告诫道：“小子可要好好记住，今后可不许再仗势欺人，鱼肉乡里了！”王二公子耳朵一阵灼痛，忽觉身上轻松，跌跌爬爬站起，担心耳朵没了一只，用手去摸幸喜还在，也不敢抬眼，俯着头向二人鞠一躬，一溜烟溜之大吉。

此时，那中年人带着小女子已来到二人面前。小女子衣衫已自扯破，露出雪白的肌肤，胸前乳峰的线条更为分明，更兼刚才的奋力抗争，显得娇喘微微，甚是撩人情怀，吴承恩心里不禁一阵躁动。小女子害臊，俯首低眉站在一旁。中年人拜倒在地说：“承蒙二位英雄，救了我家小女，敢问二位尊姓大名，也好日后寄长生牌位供奉。”吴承恩忙把中年人搀起说：“不道名姓也罢，王二公子此去，必还会寻机报复，此处已不是久留之地，你们还是打点行李赶快走吧。”偏偏此时沈坤却说道：“此是我学兄承恩，字汝忠，刚才姑娘所唱之词，正是他前年所填，我叫沈坤，字十洲，你父女二人高名？”中年人再拜大喜道：“我姓牛，名忠，这是我小女玉凤，今年一十七岁，自小与我学得些武艺，其实她更爱学文，诗词书画都会一些。吹拉弹唱也是能的，喜得了这歌词，就常常唱不停口。说是这词儿有味，琢磨这作词之人是个啥